

## 山水间的酒香与茶韵

◇ 大野寻幽 李丹崖专栏



李丹崖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出版有散文集《芳草未歇》《草木恩典》《胃知的乡愁》等28部，文章散见于《散文》《散文选刊》《青年文学》《文学报》《人民日报》《光明日报》等。

李太白登皖西南群山之主峰，慨叹曰：“山之南山花烂漫，山之北白雪皑皑，此山大别于他山也。”他无意间给一座山取了名字，有李白在，少不了好诗情，也少不了好酒趣。大别山麓有好酒，好久远在李白之前的汉武帝南巡始。群山之间，酿酒作坊比邻而居，山水间一逞酒气。

多年前，我就多次来到这里，曾在山脚下看到大块水田，农人刚刚灌园插秧完毕，水田秧苗在酣畅地吮吸养分，水尚浑浊，稍稍退后几步看，水田里倒映着天光云影，倒也生出几分不俗的气韵。

如今，稻谷早已进入了秋酿的窖池。窖池没有什么好看的，在山脚下的厂房里，见到几个姑娘在做曲砖。曲砖有趣，让人想起早些年的砖坯，只不过曲砖凝香，酸中带着甜丝丝的气息，这些曲砖色泽微黄，还带着淡淡的绿意，像是春日初萌的新柳。古人形容这个颜色为“麴尘”，真是好风雅。

因为两千年前的一场酒席，让这方山水至今都浸润在酒槽香气里。车行至霍山县衡山镇一带，不用开车窗，就能嗅到浓郁的酒香，这酒香与吾乡古井镇里的颇为相似，只是多了山水清幽。

水为酒之母。这里的好水资源，东淠河、佛子岭水库、磨子潭水库等天然的矿泉水，为酿造一款醇香的好酒提供了保障。吾乡亦是酒乡，自知酿酒在春秋冬三季，夏日炎炎似火烧，当然是不宜酿酒的。霍山距离吾乡靠南

两百余公里，气温也高上一两度，山水阻隔，群山环绕之下的小气候，又为窖池的发酵提供了可贵的温度支撑。

群山环绕之中，山水的气韵清爽，酒香的气韵馥郁。不知道别人有没有这样的经历，在酒气中嗅得久了，犹如香茗穿肠，能够大大激发我们消化系统的运转，肠鸣音如车辘辘马萧萧，饥饿感不知不觉爬上来。

我们一行人从佛子岭水库下来，也略显疲惫。索性叫了一只羊肉锅子、三五碟当季山珍来佐酒。店家是一位河目海口的汉子，说话声如洪钟，一听就是北方人，问后才知是徐州人，多年前，倾慕这方山水，全家人移居于此，开一爿小馆子做营生，顺带在酒香之中听一听各色人等的故事。店家会把自己感兴趣的食客们的故事写下来，却不为发表计，而是想着老了翻看。得知我们一帮人是采风的作家，他爽快地送了一瓶酒。嘭——瓶塞打开，一股酒香飘然而至。酒从瓶口泻入杯盏，是小剂量的瀑布，烤串也上来了，堆积成一摞，这餐桌上的山水，比大块文章还要讨人喜。

酒水是液体的水晶，也是透明的火焰。深秋进补正当时，搭配滋补的羊肉，生涮了，相呼“倾杯”，可谓痛饮。两三杯下肚，不胜酒力的我，已经有了微醺的感觉，酒至微醺方为恰好，不可贪多，过犹不及。酒这个东西，是个通路的家伙，它能赶跑人身体里的疲惫和乏意。

一番推杯换盏下来，酒也深沉，夜也

深沉，我们作别店家，相携着回到酒店，禁不住唱起歌，越唱声音越大，简直要把周遭的山水都吵醒了。同饮者为谁？颍州赵丰超，寿州米可，庐州艾灯是也！

昨夜的酒气渐渐散去，如昨夜的风。

翌日晨间醒来，草草吃了早饭，就到佛子岭水库边的茶园里去溜达，此季的茶园，翠嫩不在，矮墩墩的茶树多了几许茁壮，好茶尤其是绿茶，早已“颗粒归仓”，茶庄内，主人拿出了他的私藏黄芽。

霍山黄芽好，好在最宜搭配这方山水。山水含翠微，黄芽却是呈现出低饱和度的黄，这种黄，隐隐地融在茶索里，是带着新生儿黄发一样的黄，嫩，香，一望亲昵感油然而生。

霍山黄芽名气小，却格外亲民，犹如邻村丫头一般亲昵耐看。好姑娘耐看，好茶耐泡，霍山黄芽耐泡度高，一杯黄芽，可以不停加水，几乎可以喝上一整个上午。

此来霍山，来到黄芽的故乡，来到香茗的心里。茶庄主人拿出他从冰箱里储存的黄芽来，温杯烫盏，茶芽投在玻璃杯里，少量的沸水倒进去，没过茶叶，先醒一醒，如唤醒一个孩子。佳茗如佳人，此刻正值二八年华。想着冰箱真是一个奇妙的发明，能够锁住一盏茶三月的气韵。古时，没有冰箱，人们多半要把茶储存在锡罐里，到避光处保存，真可谓为了一口香，想方设法，苦思冥想。霍山黄芽，黄绿明亮，披毫挺展，拿上三五枚茶芽放在白瓷盘里，茶芽弯弯，竟然也像极了小姑娘的眉眼。

山水含笑，丽日凝眸，翠竹青烟，茶芽如眉，盯着每一个置身这方山水的人，我们就这样被一种自然的氛围包裹且打量。

## 谷雨

奔波百里十年余，忽感今夕又谷雨。

塞外甘霖贵似油，山川秀色清如许。

谷雨前一日正值周五，审完片已经是晚上七点。每周五的行程只是简单的重复。多少年来，许多繁忙的事，至审完片后搁浅，被丢在奔波的路途上。到了周末，回家的愿望强烈到任何事都不能改变。只有回去了，即便只是一个人，却也感染了一家人的气息，儿子的味道，老公的话语好似沾染在每件家具上。厨房里碗盏瓢盆，诉说着烟火气息，这短暂的两天三夜给予我安定和踏实。

车子行至半路，下起大雨来，这雨完全没有春雨的温柔，不是如油般细碎地下来，而是如瓢泼般，哗然而下，车窗外模糊一片，暮春的黄昏黑沉沉地压了下来。打开车窗，深吸两口这雨中的清凉，顿觉疲惫消除许多。突感这么多年风霜雨雪奔赴在这条路上，只为好的生活环境和优良的教育资源。

六年前，儿子小学六年级，我和老公便商量，得让孩子转学到市里，接受更优质的教育，缺补我们不能上好学校的遗憾。于是就有了这许多年的奔波。二十多年前，姐姐也是做了这样的决定，把我从乡镇的中学接出来转学到城里，在这里我学到了更为活套的学习方法，见识了不一样的世面，因此目标就远大起来，发誓非盟一中不上。中考之后，自我感觉甚好，然命运弄人，那一连串准考证号下，名字是别人的。看着那个赫然上了盟一中的成绩，名字却是他人，还是小孩子的我一脸茫然，不知所措。我的中考好似一

场梦平白无故消失了。

就这样我与盟一中失之交臂，后以一个高价生上了当时的旗一中。那时的旗一中，数排蓝砖平房，一个班里挤了六十多人，老师们教学方法陈旧，做一道题，非抠出答案才作罢，完全不顾耗时多少。我的基础差，无论如何我都不能掌握所学，第一年高考落榜。又一次，哥姐商量，让我到巴盟前旗一中去补习。事实上我许多同学都选择去那里补习。到那里之后心境完全不同了，那时巴盟比伊盟要强盛许多，农业、交通、轻工业发达，人们的精神面貌见识较我们要强上许多。当时从老家来的同学有好多，我们在学校老师家租房住，一整套院子，三个卧室，住十多个人。我与从盟一中和旗一中来的海琴、水清成了最要好的朋友。

我们每人值日一周，负责烧锅炉，烧开水，打扫卫生。海琴基础好，脑瓜聪明，学习并不费力，从不起早贪黑，水清基础最差，所以经常点灯熬夜，而我不上不下，介于她们俩中间。我们三人性格也完全不同，海琴个性十足，水清善良，多为他人着想，而我又介于她们俩中间。吃饭也如此，海琴爱吃稠的，水清爱吃汤类，而我均可，就这样三个人，一起走过那些枯燥但也开心的日子。

初到时，老师讲的我完全跟不上，一道数学题目，老师给出既定时间，按难易程度，二分三分钟不等，规定时间内做不完，就让放过，做下一题。我是被抠题老师教出来的，哪能招架了这阵势，每题做不出来，又坐在第一排，

常常羞愧难当。大约一个月后，我不仅跟了上节奏，而且比其他同学能更早地做出答案，老师每次都会指着我的答案大声问道，是做出这个结果么，是就对了。其余的课程均如此，老师们有一整套系统的教学方式，完全不按教科书来。一年后，我告别了这里的同学，这片我喜欢的地方，还有喜欢的人回到母校参加高考，后终以全旗第三名的成绩考上大学。在前旗一年的时间，我感觉学了比杭旗一中三年的知识都多，教育的差距真的是一目了然。

谷雨来临，雨生百谷，正是播种移苗、埯瓜点豆的最佳时节。然而有的种入了良田里，有的则入了贫田中，良田种良种加上后天合理的养护，必然收获丰硕，而贫田里的种子只能靠天吃饭，颗粒无收也有可能。杭锦旗一中，由于经济欠发达，师资力量弱，生源又差，多少年能考个二本已经是十分不易了。而我多少年来，似乎一直在这样贫田中，由于土地先天不足，因此，后天比别人多了十倍的努力弥补，终还是见了成效。

谷雨贵如油，这一场下来，对于春耕极其有利，农作物此时悉数入田，接下来就是辛勤的培育和养护，等待秋日的累累硕果。感觉这就和儿子一样，如今在良校就读，老师与我们辛勤培养，等待收获的那天。春雨过后，窗外的草木似着了新衣，一片欣然洁净。我在东胜的家里打理花草，绣球花开得正艳，肉肉吸足了水，挺挺的。这么多年，渐渐地从虚妄的名利中抽身出来，经营家庭，培养儿子，发展兴趣，于是便有了这小家的宁静，内心的丰腴。或许人生就是如此，在哪里努力了，哪里便如这谷雨时节，万物吐绿，百花流香。

◇ 节气如风 夏至专栏



夏至，原名王桂萍，鄂尔多斯人，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。出版散文集《原乡季候》，诗集《漫卷诗光》。小说、诗歌、散文发表于《诗刊》《十月》《文艺报》《草原》《延河》《内蒙古日报》等报刊。